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張舜徽集

□ 清儒學記

休戚遊觀之所當苦其少夫惟善休息者始能盡其工作
惟則名勝古迹之修復實關今日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
之大而國之盛衰強弱繫焉登斯閣者僕皆能朋乎藏修
息遊之旨於昔勸業工作之餘喜愛養其精神俾益奮厲不懈
競展其才以致力於國則為利之博豈有涯矣斯閣之建也不
僅英國之重修雖始于一九一三年之冬落成于一九一六年之秋
三年之內修葺補廢治垣造亭諸役費工與時視建閣為尤多
云既蒞節屆為文記之因廉村所感于此以兩來遊者勸焉

一九一六年八月六日張舜徽撰并書



張舜徽集

□ 清儒學記

張舜徽 著

錄是定製之所，若其少失，惟善休息者始能言其工作。其則古法之修，復實固今日精神文明之助，建設之大而國之盛衰，強弱繫焉。蓋斯固者，當皆能明乎鐵修。是也。之百於勤勞工作之餘，喜愛其務，雖益奮厲不懈。既成其業，以致力於國，則為利之溥，豈有涯矣。斯說之建，亦不虛矣。國之古修，始于一九八三年之冬，臨戎于一九八六年之秋。三年之內，修舊補廢，治道造舉，諸役費工，與時並進，則為七步。前記黃帝之為文，記之因意，抒所感，于此以為來進者勸焉。

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張舜徽樂於書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年·武漢



新出圖證(鄂)字 10 號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清儒學記 / 張舜徽著. — 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 12
(張舜徽集)

ISBN 7-5622-3274-1/B · 80

I. 清… II. 張… III. 哲學學派—中國—清代 IV. B2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24809 號

清 儒 學 記

◎ 張舜徽 著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社址: 武昌桂子山

郵編: 430079

電話: (027) 67861321

傳真: (027) 67863291

網址: <http://www.ccnp.com.cn>

電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經銷: 新華書店湖北發行所

印刷: 武漢中遠印務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 趙 宏

封面設計: 羅明波

責任校對: 張 忠

督 印: 姜勇華

開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張: 12 字數: 299 千字

版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 000

定價: 25.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可向承印廠調換

出版說明

張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著名歷史學家、歷史文獻學家。生前曾任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長、名譽會長，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

張舜徽先生一生勤奮治學，博涉四部，在傳統學術的諸多領域造詣精深，留下大量論著。他在《八十自敘》中總結說：“余之治學，始慕乾嘉諸儒之所爲，潛研於文字、聲韻、訓詁之學者有年。後乃進而治經，於鄭氏一家之義，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學、經學爲基石，推而廣之，以理羣書，由是博治子、史，積二十載。中年以後，各有所述。爰集錄治小學所得者，爲《說文解字約注》；集錄治經學所得者，爲《鄭學叢著》；集錄治周秦諸子所得者，爲《周秦道論發微》、《周秦政論類要》；集錄治文集筆記所得者，爲《清人文集別錄》、《清人筆記條辨》。而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匡正舊書，則於《史通》、《文史通義》皆有《平議》；創立新體，則晚年嘗獨撰《中華人民通史》，以誘啓初學。至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平生致力於斯，所造亦廣。若《廣校讎略》、《中國文獻學》、《漢書藝文志通釋》、《漢書藝文志釋例》、《四庫提要敘講疏》諸種，固已擁替前驅，導夫先路。”此僅爲就其平生著述中較費心力者而言，已足以彰顯先生對學術界的重大貢獻。他的這些成就，使他成爲公認的國學大師，更是華中師範大學不可多得的代表性學者。

二〇〇三年，是華中師範大學建校一百周年。鑒於張舜徽先生在學校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我社決定出版《張舜徽集》，以作紀念。《張舜徽集》擬分批推出，每年五至七部，四年內出齊。

由於張舜徽先生的著述甚多，各書原出版單位不同、排版不一（多為繁體豎排），現在統一改為繁體橫排，技術上有一定難度。但我們本着對作者和讀者負責的態度，忠實於作者原作，不隨意更改，僅在極個別情況下稍作技術處理。這種情況主要有兩類：一是原書中的夾注，一律加括號，注文字號同正文。二是原書中某些並列的書名號，從豎排改為橫排後，為避免誤會，作了一些必要的調整，其中又分兩種情況：一是同一部書下的幾個篇名，如《史通》之後緊接着出現“正史”、“史官”諸篇名，僅把“史通”加書名號，篇名“正史”、“史官”則不加。二是幾部書的合稱，如“兩唐書”（指《新唐書》、《舊唐書》）、“新舊唐書”（指《新唐書》、《舊唐書》），為規範計，標作“兩《唐書》”、“新舊《唐書》”；“隋唐志”（指《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元史”（指《宋史》、《元史》）等，為避免一個字的朝代名單標書名號，乾脆省却書名號，成“隋唐志”、“宋元史”。這些技術處理，是我們的一種嘗試，但願不致引起讀者的誤解。自第二輯起，也斟酌參考中華書局處理這類情況的標點方法。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十月

清儒學記自序

我在年輕時代，志氣甚壯，讀大書不畏難，做工夫不怕苦。校讀《二十四史》既畢，復通覽《清史稿》一過，浩然有改修《清史》的想法，欲以一人之力，負此重任。因搜求碑傳及文集、筆記遍讀之。摘取其要，以備採用。那時年少氣盛，不復知有難事。無如衣食奔走，施教四方，遭值亂離，轉徙荒僻。條件差的地方，乃至無以供紙筆；加以所營漸廣，旁涉多門，更不能專心力從事於此了。蹉跎多年，忽屆衰暮。閱歲月之易逝，惜志願之未酬，俯仰興悲，惟有長歎而已。五十後所刊《清人文集別錄》、《清人筆記條辨》諸書，就是從早年為改修《清史》時讀書所得的筆記中整理而成。雖對《清史稿》中敘述儒林、文苑的部分，有所補充或糾正，但對清代學術來不及寫成總結性的專書，成為我心中一樁大事。

清代二百幾十年的學術成就，值得好好總結，這是肯定的。過去雖有梁啟超、錢穆都寫過《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校其短長，各有偏勝。我早年在蘭州教書時，也曾以此設課，有所撰述，復不同於兩家。屬稿未完，

恩遽南歸；擾於他事，竟致暫輟。但我深感總結一代學術，必須有重點地加以介紹，而不是所有學者都要臚列無遺。過去編寫“學案”的人，重在闡述各學派的統系和師說淵源，所以名之爲“案”。黃宗羲首創此體，而《明儒學案》所錄學者，至幾百名之多，分爲十九學案以統括之。近代大官僚徐世昌，分屬幕客編成的《清儒學案》二百零八卷，收錄學者至一千一百六十九人，龐雜多端，更是不能令人滿意。既名“學案”，便必求全，深恐偶有遺漏，見訾於人，所以敘錄之際，寧濫毋缺。這種體例，早已成爲過去。

清代學者，有些人有師承，有傳授；而更多的人，全由自學成才，無師自通，談不上有什麼淵源。這是和宋明學術界特別是理學諸儒的學風截然不同的地方。但是由於同在一個地區，彼此影響，自然形成一種學術風尚，這倒是客觀存在，至爲顯著。如浙東、湖南、揚州、常州，都有各自的學風和宗尚，自有綜合敘述的必要。至於像顧亭林、張楊園、顏習齋、李恕谷、戴東原、錢竹汀、孫仲容諸人，或開宗立派，自創新說；或沉潛樸學，多所發明；都是特立拔起的人物，有必要加以表彰。因各述學記，用以統括一代學術之全，若網在綱，足以持簡馭繁了。在敘述過程中，根據實際情況，有時可以進退。如常州諸儒末附列龔自珍、康有爲二人，在浙東諸儒中，別出孫詒讓自成一記，都是變例。共爲十記，總名爲《清儒學記》。庶使清代學術的重點，約略可見於此。

“學記”這一類寫作的出現，發端於晚清戴望的《顏氏學記》。將顏李的言論從遺書中輯錄下來，戴氏本人，幾乎沒有什麼按語和考證，這是一種鈔書的體例。

當時《顏李遺書》流傳不廣，人們不易看到他們的議論主張。戴氏本着闡幽表微的心意，將顏李遺言擇要摘鈔一遍，介紹給全社會，這在當時，是一件極有意義的工作。後來學者們知道重視顏李之學，大都是從戴氏書中受到啓示的。由此可見，“學記”一類的寫作，對於介紹前人學術，啓闢後人途徑，效用較大。不過今日撰述“學記”，不必沿襲戴氏那種但事鈔錄、全無論斷的體例。而應將每一學者治學的方法、態度和精神，以及他的學術淵源、爲學次第，作出全面而概括的說明；並且運用新的觀點，針對其缺點錯誤，進行分析批判；這才體現出與舊的“學案”不同之處。我這次撰述《清儒學記》，正朝向這些方面努力。

我們總結前人在學術上取得的成就時，除條理史實外，也還有觀摩借鑒的一面。對他們的爲人處世之道，進德修業之方，都要認真體認，引歸身受。他們好的言論行動，可資學習；缺點錯誤，可爲厲戒。古人稱：“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便是這個意思。不獨讀史的人，應注意這一點；即是編史的人，也不可忽略它。我近年寫《中華人民通史》，必列《人物》一編，用意是很深長的。這次整理舊稿，撰述《清儒學記》，也特別重視及此。他們的言行中可爲後世師模的，都舉列出來了。特別是清代樸學家們的治學之道，有些已接近於科學方法，值得我們參考。如果能博觀約取，擇其有裨實用的東西，加以消化，灌注到讀書實踐中去，受益是很多的。此編雖甚短簡，然而清代學術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多在其中，固勝於卷帙浩繁、博而寡要的舊“學案”遠甚。世之留意清代學者，或將有取於斯。公元一九八八年一月五日張舜徽記於不自逸齋，時年七十有七。

目 次

顧炎武學記第一	1
總敘 顧氏的生平行事	1
分述 一、顧氏治學的精神	3
二、顧氏治學的態度	7
三、顧氏治學的方法	10
四、顧氏在思想界的建樹	14
五、顧氏在音韻學上的成就	19
六、顧氏的史學修養和功力	24
七、顧氏的文學理論和實踐	28
八、顧氏著述目錄	32
張履祥學記第二	35
總敘 張氏的生平行事	35
分述 一、立身行己之要	37
二、博文	48
三、約禮	55
四、治人濟世之理	58
附記 當時學者對張氏學行評價的一斑	62
顏李學記第三	64
總敘 顏李學派的精神	64

2 清儒學記

分述	一、顏元的生平及學術大要	65
	二、李塨的生平及學術大要	73
	三、顏李學說的尊仰者和傳播者	79
	四、顏李學說的評價	84
戴震學記第四		88
總敘	戴氏學術淵源	88
分述	一、戴氏的生平及學術大要	89
	二、戴氏在樸學方面的成就	91
	三、戴氏在哲學方面的成就	100
	四、二百餘年來學術界對戴學的評價	108
錢大昕學記第五		112
總敘	錢氏學術地位	112
分述	一、錢氏的生平及學術大要	113
	二、錢氏在小學方面的成就	116
	三、錢氏在經學方面的成就	119
	四、錢氏在史學方面的成就	121
	五、錢氏在金石學方面的成就	128
	六、錢氏在校勘學方面的成就	130
	七、錢氏治學的態度和著述	134
	八、錢氏學術的影響	137
浙東學記第六		140
總敘	浙東學術的趨向	140
分述	甲、黃宗羲	142
	一、黃氏的生平及學術大要	142
	二、黃氏的政治思想	145
	三、黃氏的史學成就	148
	乙、鄞縣萬氏	152
	一、萬泰及其諸子	152

二、萬斯大·····	153
三、萬斯同·····	156
丙、邵廷采·····	160
丁、全祖望·····	166
一、撰述人物碑傳·····	167
二、補修《宋元學案》·····	167
三、七校《水經注》·····	168
四、三箋《困學紀聞》·····	169
戊、章學誠·····	170
一、批判了當時學弊·····	171
二、擴大了史學範圍·····	175
三、明辨了史書編述工作中的不同功用·····	178
四、提高了方志在史學中的地位·····	180
己、邵晉涵·····	182
一、經學·····	184
二、史學·····	186
三、在四庫全書館內所做的工作·····	188
庚、黃式三·····	190
辛、黃以周·····	194
湖南學記第七·····	197
總敘 湖南學術的源流·····	197
分述 甲、王夫之·····	198
一、王氏的生平及學術大要·····	198
二、王氏的哲學思想·····	199
三、王氏的經學考證·····	201
四、王氏的史學理論·····	203
五、王氏的著述目錄·····	207

4 清儒學記

乙、王文清(附羅典、余廷燦、唐仲冕、唐鑑、 賀長齡、賀熙齡)	211
丙、魏源	218
丁、鄧顯鶴(附黃本驥、鄒漢勛及新化諸鄒)	224
戊、曾國藩	228
己、王闓運	233
庚、周壽昌(附何紹基、曹耀湘、閻鎮珩)	238
辛、皮錫瑞	241
壬、王先謙(附葉德輝)	246
癸、譚嗣同	248
揚州學記第八	255
總敘 揚州學術的精神	255
分述 甲、王懋竑	257
一、王氏的生平及學術大要	257
二、王氏對朱子之學的貢獻	261
三、王氏的親密學侶朱澤澐	265
四、王氏鄉里後學的繼起 劉台拱、朱彬、劉寶樹、劉寶楠	267
乙、王念孫和王引之	270
一、王氏父子的訓詁學	271
二、王氏父子的校勘學	273
丙、汪中	276
一、汪氏治學的識見與規模	279
二、汪氏對儒家正統思想的批判	281
丁、焦循	283
一、焦氏治學的精神與態度	285
二、焦氏治學的識見與規模	287
三、焦氏的經學研究	290

四、焦氏的史識史才	292
五、焦氏的哲學思想	294
戊、阮元	297
一、阮氏的訓詁學	299
二、阮氏的考證學	302
三、阮氏的哲學思想	305
己、劉文淇（附劉毓崧、劉壽曾、劉師培）	307
一、劉氏的經學	310
二、劉氏的校勘學	312
綜論 揚州學派的優良學風	315
常州學記第九	320
總敘 常州學派的特點	320
分述 甲、本地學者	321
一、莊存與	321
二、劉逢祿與宋翔鳳	324
三、惲敬與張惠言（附孫星衍、洪亮吉）	327
四、李兆洛	331
乙、外地學者	332
一、龔自珍	333
二、康有為	339
附論 今文經學的得失盛衰	344
孫詒讓學記第十	347
總敘 孫氏學術成就	347
分述 一、在校勘目錄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績	348
二、在整理古籍方面作出了極大貢獻	352
三、在研究古文字學方面開闢了廣闊道路	358
四、在參加應變救亡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363
後記	369

顧炎武學記第一

總敘 顧氏的生平行事

公元十七世紀，當明清之際的時期，是中國社會急劇變化的時期。明代末年，滿族貴族勢力勃興東北，日益強大，準備大舉入關。明王朝腐化無能，賦稅繁重，人民無法活下去。隨着資本主義因素的增長，工商業者反對封建壓迫的鬥爭趨於激化；接着由於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封建剝削的異常殘酷，而爆發了李自成所領導的空前規模的農民大起義。滿族貴族便乘機入關，從農民起義軍手中奪取了勝利果實，爬上皇帝的寶座。人民不甘受他們的奴役，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展開抗清鬥爭。這時便涌現出不少卓越的政治思想家和活動家，積極參加抗清活動。事雖失敗，始終不肯投降，或者銷聲匿迹，深隱巖壑；或者變易姓名，出遊天下。將他們在書本裡鑽研所得和在游歷中考察所得的一些知識，記錄下來，留供後人參考。特別是他們通過親身感受，針對着明末政治上失敗的原因，在法制方面，提出了一些改良辦法和主張，乃成其所謂“經世致用”之學。這樣的學者，在當時並不算少，而顧炎武便是其中最傑出的一個。

顧炎武，初名絳，明亡後改名炎武，字寧人，江蘇崑山縣人，學者稱亭林先生。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卒於清康熙二十一年（即公元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年），年七十。他生長在一個官僚地主家庭，祖先們世代做過明朝的官。到他出生時，家道雖已衰落，但還保存了一部分藏書。特別是他的嗣祖顧紹芾，是一個關心政治留意時事的書生，顧炎武從十歲時起，便跟他讀書，受過比較嚴格的訓練。祖父規定他每日除誦讀以外，還要鈔書；並指點他注意講求天文、地理、兵、農等實用的學問。暇時又有他的嗣母王氏講述許多歷史上民族英雄的故事來鼓勵他。這些，都對他一生學術的趨向和多方面的成就，以及後來成為忠憤耿耿始終保全民族氣節的人物，無疑是有很大影響的。

後來他的年紀漸漸大了，開始與社會接觸。恰逢其時，一般士大夫繼“東林”之後，又組織了“復社”。他便參加了這一政治性的學術團體，廣泛地和當時許多名士往來，講學論道，抵掌談天下事。他把科場應試看成無足輕重，進一步鑽研實用之學；於是發憤讀《二十一史》、《大明一統志》及各府州縣的方志。他經常自己慨嘆道：“感四國之多虞，耻經生之寡術。”（見《天下郡國利病書序》）這兩句話，却吐露了他講求實學的弘願。從二十七歲起，便開始博綜羣書，搜集明代以前中國的經濟狀況和自然環境方面的材料。舉凡有關農田、水利、礦產、交通的記載，無不勤加鈔撮。這不獨替他後來纂成《肇域志》和《天下郡國利病書》準備了豐富的資料，同時也奠定了他一生學問的雄厚基礎。

當公元一六四四年清兵入關時，顧氏才三十二歲。明年五月，清兵渡過長江，大肆屠殺。他前後勇敢地參加了蘇州起義和保衛崑山的戰鬥。兩度抗清失敗之後，故鄉不易立足了，便忍饑耐寒，過着流浪的生活。最使他痛心的，便是他的嗣母王氏，當家鄉淪陷之時，絕食十多天以身殉國，臨死時，給他留下“無為

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的遺囑。這更堅定了他的民族氣節，一生經常引他母親的遺囑來鼓勵自己，時時見於詩文。後來，清代統治者雖想盡方法來網羅他，他始終堅決拒絕徵召，不是偶然的。

顧氏當國破家亡之後，決計離開江南，作長期而大規模的出游，一則想結納英雄豪傑，二則想考覽山川形勢。他的隱情，仍然想汲汲鳩合同志，圖謀天下大事。和一般人的泛泛旅行，截然不同。順治十四年（公元一六五七年），當他四十五歲的時候，開始向山東出發。臨行前，特地走到南京鍾山之麓，拜謁明太祖的墳墓——明孝陵，然後踏上征途。他的眷戀故國之情，可以想見。到了山東以後，又時時往來山東、河北一帶。特別對於河北省的許多形勝之地，如山海關、居庸關、古北口、昌平、薊州、昌黎等處，都進行了一些實際調查的工作，並多次哭弔於昌平的“明十三陵”。後來又遍遊山西、陝西、河南三省的一些主要地區，並擇冲要之處，從事墾荒，最後定居在陝西的華陰。他認為華陰形勢很好，退可以守，進可以取，大可經營一番，於是置田五十畝以自給。後來他的外甥徐乾學（官至尚書）、徐元文（官至宰相），在清初官至極品，替他買田置宅，多次請他回江南終老，他却始終不肯南歸。康熙二十年（公元一六八一年），從華陰出遊河東，復至曲沃，明年正月，死在曲沃韓姓家。茲分述其學術、思想的大要如下：

一、顧氏治學的精神

大凡一個有大成就的學者，必然經過長期刻苦鑽研的過程，抱着樸素而老實的學習態度，不取巧，不偷懶，腳踏實地，從低處下手，行之以漸，持之以恆，才能積微末以至高。至於在長期刻苦鑽研的過程中，能否堅持到底，不致一曝十寒，這便取決

於每個人是否真正有堅定不移的治學精神。有的人取得成功，有的人半途而廢，關鍵便在這裡。顧炎武一生治學，有着極其頑強、始終不懈的精神。他自己說過：“君子之學，死而後已。”（《文集》卷四《與人書六》）他把做學問已看成終身工作。究竟他一生是怎樣進行工作的？我們只看他的朋友王弘撰（字山史）所介紹的情況，便可知道一斑。王氏在所著《山志》一書中敘述道：

顧亭林，古所謂義士，不合於時，以遊爲隱者也。……四方之游，必以圖書自隨。手所鈔錄，皆作蠅頭行楷，萬字如一。每見予輩或宴飲終日，輒爲攢眉。客退，必戒曰：“可惜一日虛度矣！”其勤厲如此。所著《昌平山水記》二卷，巨細咸存，尺寸不爽，凡親歷對證，三易稿矣，而亭林猶以爲未愜。正使博聞強記，或尚有人；而精詳不苟，未見其倫也。

其次，他的學生潘耒，在《日知錄序》中也說：

先生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簾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復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

這兩段話，將顧氏平日刻苦鑽研、努力不懈的治學精神，反映了一個大概。至於全祖望《鮚埼亭集·顧亭林先生神道表》中所載：

凡先生之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即